

資治通鑑補正

齊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唐紀六十七 起九年盡十一年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後學天台胡

後學吳郡

後學吳郡

行補正

用

書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分眉蜀邛雅嘉黎

七州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使眉蜀邛雅嘉

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

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為李師望以定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三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

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伊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

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會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會然之戍

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劫一俾兵

業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劫一俾兵

北還所過剽掠劫桂州庫兵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劫一俾兵

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渼代鎮交趾從之高公誣孫渼

鋒軍每遇陳敗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渼節度交趾實錄但云高渼以下勒姓名於碑陰不云渼為節

度使新傳云駢之戰其從孫渼常為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從天平薦渼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索駢為金吾牛

始除天平令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從補國史

唐紀六十七

西川置定邊軍則諸
監皆在定邊軍巡內
龐勛等至湖南
湖南觀察
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
敬兵守西文

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信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

耳若至徐州必道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蜀米都押牙李

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斗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

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

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

己至泗州泗州晉末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周大象三年刺史杜愔饗之

於毬場優人致辭凡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

不敢為亂而止愔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救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

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徐城縣屬徐州宋朝省徐城為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而西北則入徐州界然其道里遠故龐勛等西入宿州至符離距

百四十里勛與許佶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

自投羅網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

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

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

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誣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

彭城彥曾執而訊之且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途中申狀途中謂入郵中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

離尚未釋甲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

職任以安眾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里問城愔懼彥曾召

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人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

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

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

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戍卒殺都將王神甫也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

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

支梧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

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

數勦之罪以令士眾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汚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

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古縣宋魏廢省古城在夏邱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邱

故城時屬宿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虹音緯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殺使時張敬恩尚在勦等軍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

山北數里任山在彭城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其思所以奪救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新以誦賊日暮賊

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新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遣比夜官軍

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兵追之時已賊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

於澠水上澠水在虹縣靈璧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瑤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

瑤走免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勦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

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

是焦瑤聞符離敗決泔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

是焦瑤聞符離敗決泔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

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陷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

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夜有五更使人各值一更擊鼓以警眾謂之持更類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

指午自寅至午凡應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間遼闊盈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應也經也故曰五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

盜涪州居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泊汴而下入淮則可以入江湖矣以千練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此謂汴州東境也縱使西歸謂西歸長安

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檣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

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賊追及之

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

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澗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

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

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

羅城彥曾退保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

梁邳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通徐州

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寶錄自勛至徐州出兵退至

符離已後皆置於十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劄而剄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

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

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

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

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於沛縣唐沛屬徐州項因節度使刻削軍府賞罰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

節度翦滅一軍現上卷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為留後彈壓十萬之

師撫有四州之地

四州謂徐宿濠泗

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

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信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弈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玉將千人屯宿州其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道光蔡淮浙交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闕溢郭郭自日間斗米值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會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曰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黨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

考異曰舊紀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案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為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泗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完守備

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愔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于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球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讜辛雲京見二百二十卷肅宗寶應二年形甚臞而短然多力少年時嘗耕於野有兩牛相鬪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及長學詩書能擊劍性慷慨重然諾專務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年五十不仕寓居廣陵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

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讜不應至泗州賊

已至城下，譙急掉小舟，得入，愬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愬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尚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元稔圍之，會早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眾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武甯節度使，晏權智與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百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丕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勣向當留後，以王晏權為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除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為都統，討徐州案。庚申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師。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沙陀薩葛安慶分為三部及吐谷渾達，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鎮。畏賊彊，不敢進。辛，譙請往求救。杜愬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譙請復往求救。愬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譙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愬與之泣別。譙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譙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去。』」再起欲擊之。厚本起抱土之，公弁僅免。譙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

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謹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謹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存疑時郭厚本止分五百讀者謹從謹曰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謹素多力眾不能奪謹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陷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哺

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佑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亦自濠州遣其將王宏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

杜審權鎮海軍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已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小兵少不能救

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野貽

日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清淺其山中悉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

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考異曰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

狐綯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於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

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即奏聞請賜節鉞仍賊李湘相和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由是湘軍解甲安寢去營徽肅

日與賊相對戰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入皆被生繫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

厚本為眾勸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十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

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旂職為交關之狀行約望見急趣之十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綯既喪師朝廷以馬

舉代綯為淮南節度使李謙傳曰湘率五千人來援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賊門紀勳以

泗州堅守遣劉佑共謀攻取時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官軍遂棄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

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宏立侵掠淮南于是合眾戍攻官軍遂棄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

害二千八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既破翟可帥令狐綯懼

乃遣使請綯約為奏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

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泗州又被賊奔求行約占山尋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殺賊又聞圍行約不知是計

便走欲去而築著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牙李湘鎮將袁公弁領馬步三千人

降旗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被劫驅送濠州郭厚本此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錄賊據淮口泗水之口濠州路絕東

南漕驛人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甯陵縣有新興鎮賊將姚周屯柳子九域志宿州臨淮縣有柳子鎮在今甯州北九

都之路絕也柳子鎮在永城縣南里范城大北使錄曰自賊兵敗北行四十五里至

柳子鎮張氏押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南里范城大北使錄曰自賊兵敗北行四十五里至

九域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公承訓以眾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唐紀六十七

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是復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沐陽漢原邱縣

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漢唐巢縣隋為襄安縣武德七年改襄安為巢縣屬廬州

殺刺史高錫望又冠和州潁州南至和州百五十里刺史崔雅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

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史高錫望歸附龐勳舊紀十一月吳迴既執李相乃

令小將張行簡吳約攻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雅登城樓謂吳約云云

遂割城中居民殺刺史官張遂以逐浚城濠故也勳又令劉勣攻潁州之四刺史盧思同於迴車館望回鬱憤而死

寶錄閏月賊陷和州潁州明年二月又云勳遣張行簡攻潁州入城害刺史泗州援兵既絕糧日盡人食凍餒而

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潁和今陷潁州從彭門紀亂陷潁和置執李相下泗州援兵既絕糧日盡人食凍餒而

已亥辛謹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乃覺

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謹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

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西州久無聲聞或傳已陷謹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

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軍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士申圍都

梁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

賊將王宏立引兵數萬從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死得免者纔數百

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

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明圍賊於都梁山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為備賊將王宏立者將

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散遂為所敗可師並監使將校已下咸沒于陳於是龐勳自謂前無強敵矣

舊紀十二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棄淮南之守十月正月及賊保都梁山登城拜日見與都頭歸降可師

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擒行及賊保都梁山登城拜日見與都頭歸降可師

既知其害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軀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

整翌日詰旦重霧賊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迴進軍復圍泗州又日龐

勳奉當道先發成嶺南兵三千人春冬不細尋欲差人送赴營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勳賊徒十萬今若

遣人達嶺表如成卒與勳合勢則禍難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寶錄可師敗於閏月下亦

云十二月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也按紀亂上有臘月又云十二月十三日以下無閏月疑謂閏

月十三日也然據續寶運錄閏月十一日辛續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糧若干時可師在都梁謹必不舍可師

而詣揚閣也若讞出在可師敗後則令狐綯方自敘不暇何暇救四州若可師敗在
正月則新紀十二月已除馬舉南面招討使要之必在辛讓通揚閣之後故置於此
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

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為奏請節鉞勛乃息

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沂淮賊既破戴可師乘勝

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

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

入鄉村驅人為又見兵已及數萬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

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朝

廷命兗海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以天雄節度使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考吳

曰曹馬舉為徐州南北招討使注曰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

縮朝廷復除隴州牧曹翔領兗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遣行軍韓元將兵三萬入犄角

破賊曹翔軍於滕沛魏博軍於豐蕭其眾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壽州皆敗又言辛讓救四州雖繫正月之不克

益追叙以前之事實錄二軍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

賊聞壽州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為兗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韓元將兵三

千犄角討賊賊攻海州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眾走於柳子之西皆承此而誤也新紀翔舉除南北招討在十

二月而無閏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魏博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韓元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尤將三萬

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宏敬奏當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

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名雖誤今取其人數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隋置滕縣宋曰以縣西南四十

里有滕城也豐漢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是歲江淮旱蝗

紀咸通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辟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
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校悍而兵
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
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宏立已克淮南留欲自往鎮之悉召

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

章保衡以保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同昌隋郡名唐為豐州常芬縣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

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樂曰槽置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簷簷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徐賊至

海州徐賊者龐勛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絕待賊過踐踏而自陷仍

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倉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南道軍淮

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謹曰我請為

前鋒勝則斷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謹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

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遇鎖謹率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及將佐

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謹

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陣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

又不進謹揚言賊雖多甚易與耳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端州司馬楊收

長流驪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

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己而收竟以賄敗附錄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若成人母長孫氏知書

伯兄發戲令咏應聲曰免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咏筆仍賦續字即曰雖非囊

幸無贏角何用錮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及身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秀目寡言笑博學強記至他

藝無不通解澤陽耕夫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而劇試之有刻在兩樂果如收言時有安說者稱

善琴收問之曰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所加收曰能為文王操乎說收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

大弦收曰且止果如子之言則少商武登也文王安得武登乎既而假擢第收乃之長安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故相

杜宗錞揚州署收節度推官久之宰相馬植奏授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卿試未第收不出

衡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為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僕僕兄旨命也植嗟美而止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

監察御史而收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並居憲府世襲其友尋丁母憂改葬其父於隱師會葬者千人及居相繼

猶務率廉頗為名輩所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陣卻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

十鎮謂義成魏博

議。副音訓說音稅

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

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鏡圖渙水出亳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

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楫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屢敗王宏立自矜淮口之捷諱獨將所部三

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宏立引兵渡澠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宏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

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澠水溺死者不可

勝紀自鹿塘至襄城

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

宏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

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

民先自潰龐勛許信以宏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宏立再勝未賞

再勝謂取濠州破戴可師

一敗而誅之棄功

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宏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

兵而遣之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徙郢王侃為威王

侃皇子也

康承訓既破王宏立

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

謂渡渙水也

官軍急擊之周退去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

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

芳城新書作芳亭

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

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

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

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

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

相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集眾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

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

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

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每載

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陡山

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

臨淮流斗山之東則古盱眙

賊將王宏芝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

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眾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

出四五尺為戰棚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及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

火牛縛草為之熱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城庫積草謂之火牛草

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謹揀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般糧二十日

七日謹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卻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

日然後難彼又上有二月十日授謹御吏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謹出般運疑是三月字也

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

馬與許信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時

魏博虜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太保分司

以綯在淮

南喪師命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

馬舉代之

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眾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

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

曹翔兗海帥本治兗州故退保之

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

為國賊云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斂兵屯城

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宏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

泗州

自去年九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或曰天時向暑縣麥方急不若且

月未受圍

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眾

謂破魏博之兵也

西軍震恐

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

屯柳子其地在豐縣之西

乘此聲勢

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度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

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

李相袁公弁之兵也

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

為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遂引兵自三十里外赴

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

感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總及三千人歸彭城

日實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奉到書之其使其將張寶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西勛初起下邳士豪鄭鑑

聚眾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在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勛命鑑救之

鑑帥所部來降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堯堯以氣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早堯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早

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堯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

充荆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考異曰玉泉子聞是錄曰徐公商判釀以瞻為

元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陷閣者謁馬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元翼一見悅之每元翼歸第瞻輒候之由

是日如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而瞻即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

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窮飢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也今已別

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馬商初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然方欲謝瞻曰疾趨出矣明日內謁

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案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云元翼為鳳翔監軍瞻

即出為太原亞尹鄭從讓為節度使疎不禮焉洎復入翰林時云在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

病熱矣從讓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案舊傳瞻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離州後故知玉泉子所紀皆虛今不從○

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讓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離州後故知玉泉子所紀皆虛今不從○

瞻音瞻桂州人也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招義漢淮陵縣地宋置濟陰郡隋廢郡為化明

陽縣地梁改為定遠唐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眾少爭出寨

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漸真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

州通龐勛遣兵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北津淮水之北岸也舉遣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十平其寨曹翔之

資公自監南正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七

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賍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勦者皆歸之眾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黨益離斬縣土豪李衮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

蘄漢古縣唐屬宿州九

賊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

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

新漢古縣唐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

賊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

裨將朱玖舉城於曹翔

音

直自彭城還政逆擊走之翺發兵戍沛攻邳州人也勳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

人攻陳全裕朱致皆不免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滿不知所為但
禱神飯僧而已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元稔代之治宿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

中兵數萬
城下國兵謂官軍也

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

出城中兵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致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勳方憂懼欲走得

實書卽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

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

之寨羅城宿州

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也

王師大敗承訓退

保宋州龐勛乘勝自帥徐州勁卒并攻泗州留其都將

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案宏立拔柳子為府記凡見其
于時宏立已死於泗州勳亦未嘗親攻泗州舊紀實錄誤也

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元稹嘗戍邊有功

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眾乃遣腹心張皋在

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眾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儁等飲酒

柳溪亭元稹使部將董原等勒兵於亭西元稹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梟首於僕射寨中

承訓也

此輩何得當

存士卒競進遂斬張等數十人城中大擾元稹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元稹見康承訓內藤

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稹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

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元稹復

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元稹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

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元稹至彭城引兵

圍之衆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

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晨賊

黨自北門出元稹遣兵追之斬舉直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勳

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勳

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渡汴南掠亳州九域志宋州南至沙陀追及之勳引

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斬蕪秦漢古縣宋置縣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將濟水李衣

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勳亦死

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勳之求節必希歲內得之于是閭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

月計之正一歲而滅宋六月承訓知勳掠亮宋即追之至斬縣得之恐不得節不過十二月即龐勳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閭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晉宿

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元稹為右驍衛大將軍御

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漸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

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招義縣屬濠州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為義成節度使上嘉

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為防禦今陞為節鎮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

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幸謹為亳州刺史謹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數過其家門未嘗與妻

子相見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錄

唐紀六十七